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二十三回 惡公子見財起意 老闍黎直口訴冤

詩曰：預權乘寵勢薰蒸，底事貪婪食小民。
顰蹙老僧談積惡，假饒木偶亦難平。

話說關赤丁見那漢賣弄這赤猴兒若干奇處，不信道：「香爺講這猴子的靈異，咱家狐疑，只怕荒唐不實。」那漢道：「小可姓賁名祿，祖居於本州石鼠村中。今因進香賽會，偶爾相湊，把猴子與眾位香客一觀，不過是一場笑耍，終不然騙誰不成？」眾人哄然笑道：「足下也不要憎這客官的話。兄講猴子許多靈異，未曾面試真假，誰肯相信？」賁祿道：「眾位不信時，仰面看著天色，便見真偽。」眾人道：「看天色怎的？」

賁祿道：「小可原講猴兒遇晴天則喜，列位只瞧面龐便了。」

眾人抬頭凝眸細看，那小猴眉開眼笑，滿面春風，眾人方才喝采道：「好！」關赤丁道：「小猴子笑顏可掬，似乎知晴識雨。咱家適聞香爺講下水能擒魚蟹，咱家將玉蟹放在街心，與猴子相鬥，勝者將兩寶盡歸於他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有理！」兩下將猴、蟹放於街心，那玉蟹睜起兩眼，四下張望一回，舒鉗放腳，橫爬過來。這猴子見了，縱步向前，長伸兩臂，來擒玉蟹。這玉蟹果是天生成的靈物，見猴子逼近身來，忙收鉗腳，蹲做一團，猴子輕輕地拿在掌上，歡喜搏弄。

眾人看了，都暗想道：「不料這件活寶貝送在獼猴手裡。」正忖度間，猛見小猴子齜牙裂嘴，嘖嘖地喊叫起來。原來那玉蟹睜著兩眼，鬩個空兒，驀地裡伸出兩隻鉗來，將猴兒夾耳帶眼緊緊鉗住。猴子負疼，將兩爪來抓，奈何這玉蟹渾身光溜溜的，怎才拚得住？況兼八支腳亂動，跳躍不定，兩隻鉗就似釘定的一般夾住不放，急得那猴子就地亂滾，嘶嘶地叫個不住。眾人看這景狀，俱拍掌大笑。賁祿目瞪口呆，叉手無計。關赤丁急令旁人取一桶水來，須臾水到，關赤丁提起猴、蟹，撲通的丟在桶內，那蟹入水才漸漸兩鉗鬆放，這猴子得了性命，急掙扎往桶外便跳，躍在那賁祿身上，抓耳撓腮亂叫。關赤丁一面取玉蟹在手，回頭對賁祿道：「適者兄對眾位香爺面講的，兩個鬥賽，勝者得寶，這猴子豈不是咱家的物了？」

賁祿歎一口氣道：「罷，罷，罷。丈夫一言為定，怎敢變更？只因我命運該窮，徒悔無益！」講罷，將猴子遞與關赤丁。關赤丁笑道：「咱家是戲言，怎要香爺的寶貝。今日賭賽作戲，不過是一時高興，令列位香爺瞧看，取一場笑耍而已，終不然委實索寶物哩！」眾人齊聲贊揚道：「好個純厚客官，世間罕有！」賁祿慚愧稱謝，兩下各收藏活寶。正待分手，只見一伙虞候吆吆喝喝從人叢中捱入來，喚二人道：「我家爺要買這兩件寶貝，爾等向前叩見，定價兌銀。」關赤丁和賁祿隨虞候進廟，眾香客也跟入來。

瞿琰令民快促步趕上，看那正殿中神座之旁胡牀上坐著一位官人，頭戴一頂青絲委角巾幘，身穿一領綠錦道袍，兩旁侍立著三二十個虞候幹辦，殿角斜豎一柄青羅傘蓋，甬道榆樹上繫著一匹雕鞍駿馬。那官人問關赤丁道：「我適才在廊前已見爾那只玉蟹，果然奇異，他出處我已知了。你這漢子，赤猴兒從何處得來，也索講一個備細，我即賞爾等錢兒交易。」賁祿道：「小人這寶從湖廣均州武當山得來。這猴子在母腹中三年方得降生，雌猴受孕之後，暗竊本山榔梅藏貯，朝暮食此充饑，並不吃一些別物，故渾身細毛赤色，靈慧有壽。此種山中極少，或數十年，或百年方得一見。小人叔子在山頂修行，用盡心術，購得此寶，贈與小人，吩咐必覓重價以圖生計。相公官人要時，賞賜百金，情願奉上。」那官人又問關赤丁道：「玉蟹價索幾何？」關赤丁道：「咱家這寶貝休講百十年一見，自古及今，世間罕有。咱家原意非千金不賣，今官人要買時，也是岳帝爺聖誕緣會，便讓一二百金也罷。」那官人點頭，令取過來瞧，二人雙手呈上。

那官人細細看了半晌，對虞候道：「取二百貫錢賞這蠻子，取五十貫錢賞與這廝。」二人失驚，齊嚷道：「不賣，不賣！」官人大怒道：「這兩件東西是我書房中玩弄之物，舊歲殘冬忽然失去，已下失單于州縣中查究，久無蹤跡，原來是你二賊例去！」喝侍從快鎖去，送與縣家懲治。關赤丁大喊道：「咱家清清白白一個漢子，怎強扭做賊？任你到何處去，少不的辯個明白。咱愁你倚著官家，誣平民作盜，強奪去咱的寶貝，縱抓去了面皮，咱的舌尖還在！」

賁祿大哭道：「我這件寶貝，非從容易得的，身衣口食皆賴此物。適才賭賽，輸與客官，死而無怨。今白白地強奪了去，又誣我為盜，這冤屈那裡伸訴？」那虞候幹辦不由分說，舉起鞭和擲頭劈臉打下，將一條繩子，把二人吊了，橫拖倒拽，扯了前奔。那官人跨上雕鞍，氣昂昂從後監轄，緩轡而行。眾香客四散迴避，誰敢向前分解？

瞿琰見了，甚是不忿，心中暗暗忖度：「本待一箭射死這廝，也除了人間一害，但與我無仇，怎下毒手？且將就送他一矢，受些苦楚，暫替二人消忿。」舉起右臂，袖中暗放一箭，那官人應弦而倒，轂碌碌滾下馬來。眾侍從慌忙扶起，肩膀上中了一箭，深入寸餘，急忙拔出箭來，一時昏暈，不省人事。虞候等攙扶坐於地上，半晌方蘇，大怒道：「巨耐賊徒，無理暗使同伴放箭射我，殺身之仇，誓不輕放！」喝虞候等四下搜捉。一行人遠近遍處張望，並不見張弓執矢之影。此時瞿琰坐於民快肩上，袖手旁觀。誰人說道：「是這小孩子射的。」虞候等稟：「來往人眾錯雜，難以尋獲，相公暫且回衙，單問這二人身上追究放箭凶徒，自有下落。」那官人依允，奈負疼不能上馬，村中僱了一輛車兒睡了，吊著關赤丁二人，虞候等族擁一直入城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神猴玉蟹鬥奇觀，驀遇貪夫構弊端。

猿臂漫舒弓滿月，暗教豎子下雕鞍。

且說瞿琰回廟，當晚住持和尚陪吃晚膳，談起日間關赤丁和賁祿賽寶被害一事，住持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那二人的寶貝，決非容易得來，把這沒天理官人瞧見，強奪了去，又扭做賊論，看的人誰不懷忿？老僧年過七旬，這一點三昧火久已無燄，今日見了這不平事，不覺發騰騰腹從眼眶裡燒將出來。忽報道那廝被一箭射倒，猛然心坎上冷了一下，適對小徒說那支箭是一杯甘露，澆滅了老僧不平之火。阿彌陀佛，來往燒香的男女，誰不道一聲『難得天眼裡放下箭來』，可惜射不死那廝，關赤丁等兩條性命穩取斷送在他手裡。」瞿琰道：「這官人是甚縉紳，倚勢害民，州縣官員何不參究？」住持伸舌道：「我的爺呀，誰敢虎口上捋鬚？老僧不講，小相公也不知。這官人姓印名星，住於本城奎德坊下。他父親印門，敦厚成家，不幸夭亡，他即過房與親叔印載為子。那印載少年曾讀幾行書，亦有臂力，精通琴弈，善於騎射，奈因命蹇無成，債負逼迫，每欲尋一自盡。友人勸道：『看君才藝，似非落薄者。當今之世，宦豎有權，孰不富貴？兄欲自盡，不如闖割，萬一得生，亦能致身榮顯，何苦如是？』印載依言，暗行闖割，幾死復生，後入權常侍門下供役，數年之間，歷升當朝秉筆，皇帝老子特恩寵用。這印星倚著他權勢，縱性橫行，姦淫僭竊，無所不為。他初時強奪關赤丁寶貝，不過見財起意，或有償半價放還之理。今被射了一箭，恨入骨髓，必送入州縣中懲治。那讀書人誰不要官做的，敢不惟命是從？故老僧預知那二人性命多分難保！」

瞿琰聽了，愀然不樂，歎息道：「豎子橫行，物議何在？」不覺伸腰呵欠。住持道：「老僧多言，反攪得相公疲倦，請安寢罷。」即起身出房去了。瞿琰事感於心，通宵不寐，坐待天曉，取一錠銀子酬謝住持，作別回衙。

龍氏細問廟中勝概，瞿琰把燒香士女繁眾並向壁哭泣，及諸物聚會、富麗景象，逐一說了。次後對劉仁軌將關赤丁二人玉蟹、赤猴賭賽，印星恃強奪寶、不忿放箭情狀，也告訴一遍。劉仁軌皺眉道：「咦，吾弟又去生事，他人肆惡，與汝何干？倘一箭射死那人，我這前程豈不送在恁手？」瞿琰道：「聖人云：『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；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矣。』」這章書是怎麼講的，求大哥指示！」劉仁軌默然不答。

瞿琰又道：「據大哥尊見，為官出仕的無非是趨炎附勢，鉗口結舌，賺此俸祿，保安身家，圖一個名位而已。故貪爵祿的，吮癩舐痔之態，理所必有。」劉仁軌變色道：「誰是吮癩舐痔的？小小年紀，不思上進，淺口薄舌，如此傷人！」瞿琰道：「讀書人幸叨祿位，當為朝廷出力，興利除害，以安百姓。若只恁地隨風倒舵，葫蘆提過了日子，何以為大丈夫！兄弟本因一時路見不平，

放箭射傷那人，以消氣憤。據僧家之言，反送了二人性命，於心何忍？大哥不為我除暴救民，徒生無益，只索拜別，回見爹爹，及早出家修道，了此一生事業。」龍氏慌了，忙勸道：「叔叔何出此言？你哥哥做了建州路廉訪使，管轄十二府六十五縣軍民，欲救這兩人性命有何難哉？我做嫂的自有主宰，小叔不必憂心。」瞿琰欣然聲謝，逕入書房去了。

劉仁軌笑道：「這小子又來生事，好端端去看賽會，吹毛求疵，管他人閒事，惱我心腸。」龍氏道：「叔叔自四歲伯爹送來，只相公撫養幾近十載，何等辛力？今一旦艱然使之回去，將前功盡棄。叔叔年雖童稚，出言磊落，似有丈夫節概，異日幸為國家臣宰，必能代天行道，相公何不曲從其言，救那二人性命，則情法兩盡矣！」劉仁軌道：「這話兒我心下豈不明白？但夫人不知，近日世態澆漓，人情叵測。多少為公道的反受連遭；裝聾作啞的久享爵祿。那印戟極有才能，朝廷信任，乃當今第一個權勢的內相，倘有觸忤於他，難免喪家之禍。況關赤丁等俱係方外之民，雖受冤枉，與我何預？俗言道：山出頭椽先朽。莫要招攬鬧禍。」龍氏道：「相公祿位皆從辛苦中搏出來的，妾豈不知？但昔年反獄之時，若非屋上那人射死三賊，彼時一家良賤性命，已送入強徒之手，有甚身家可保？」劉仁軌張目道：「咦！是、是、是。今日之事，夫人何以教我？」龍氏道：「據妾愚見，百姓之冤可伸，相公爵位無玷，乃一舉兩全之計也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怎麼區畫，可以兩全？」龍氏道：「如此如此而行，不惟不激權怒，抑且二子得生。」劉仁軌深服其論，點首允許。龍氏暗中使人與瞿琰道知其意。有詩為證：

奇童矢志救蒼冤，無奈劉君意不然。

畫計幸逢龍氏女，等閒仁智兩週全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印星將關赤丁賁祿鎖甲回衙，追問放箭賊徒，二人原不知情，怎肯妄招？拳捶腳踢，受丁一番苦楚，關入冷房。過了一宵，次早印星寫下詞狀，親自乘了肩輿，監押關赤丁賁祿同往原豐縣來。這縣官姓壽名必得，迎進賓館相見。縣尹見印星左臂用一錦帕繫著，垂於胸前，驚問其故。

印星將詞狀呈上，縣尹從頭至尾看了情節，忙道：「見尊論悉知大概。公子請回調攝貴體，下官隨即嚴刑拷比，究出放箭凶徒，一並問罪。」印星又脫下公服裡衣，露出左臂，當面檢驗傷痕，留下心腹虞候候審，作別而去。縣官將二人帶入堂上，取兩副頂號刑具撒於丹墀下，喝問：「汝二人是何方人氏，輒敢同謀盜去印公子寶物二件，又串凶徒暗箭射人，速吐真情，免受刑責！」二人把岳會賽寶作耍，印公子見財起意，誣盜搶寶，又不知兀誰放箭射傷等項，哭訴一番。縣官大怒，把二人責了三十竹片，押入牢房監禁，虞候叩頭謝去。從此後，縣官三日一比較，追究放箭賊人，二人抵死不招，一連十餘日，受盡敲撲鴆夾，苦不可言。縣官情知那印星是一刁徒，無奈盡情拷訊。當日早堂，正提出二人鞫審，堂吏稟說：「廉訪使劉爺有公文一角發下縣中，承局言事屬緊急，星夜取詳。」縣官當堂拆開公文，看其大略云：

關赤丁賁祿盜去印府蟹、猴活寶二件，復糾合黨惡暗弩射傷失主之臂幾斃。此係劇盜重犯，仰具押解二凶並印府抱狀人等至司，以便鞫審，毋誤。

縣官看罷，笑道：「原來為此二犯取解也。」忙喚刑房孔目疊成文卷，差四名健卒監轄關赤丁賁祿並拘印衙抱狀虞候，即刻解入建州來。不知劉廉訪怎生判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